

統約
正解
卷之二十七
吉子下

漢書門類			
一	一	一	一
四	一	九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一		漢
七	八		書
函	六		
一	〇		
五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60
冊數	19 (16)
函號	277 136

三十九号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二十七

童嘉駒幼千



井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周陟嘯輯思

孟子

告子章句下

凡十一
六章

任人章全旨

此章見理欲之辨當論其本分不當較其下偏蓋較其下偏則食色有時重于禮論其本分則禮本自重于食色而非常變所能淆也不能對以上是在人以食色之重者較禮之輕者故不見禮重不揣其本以下是孟子以禮之重者與食色之重者兩重對較而禮為尤重也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參序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甘食者人之性然食之中有禮禮與食孰重屋廬子曰禮所以節飲食之宜也禮重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參序又問悅色者亦人之性然色之中有禮色與禮又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

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

迎乎迎去聲

參序屋廬子曰禮所以別男女之交也禮重任人妾為之難

曰禮固視食色為重矣設使飢餓之時必以餽請之禮食則

至于飢而死不以餽請之禮食則得食而生當此之時必以

禮乎設使窮乏之時必備親迎之禮則不得妻而廢倫不拘

親迎之禮則得妻以全倫當此之時必親迎乎亦安在食色之輕于禮也

析講麟士曰不親迎如凶荒殺禮或貧窮不能具六禮之類不以禮食如嗟來之類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鄰以告孟子孟子曰於

答是也何有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

參序屋廬子窮于任人之難而不能對明日之鄰以

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以前佛其說也何難之有哉

析講麟士曰于答何有正謂往應一節下三節先就其言而斷之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以山

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

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參序夫所謂禮重而食色輕者以大分言也任人之論則不

然矣凡物輕重有定質猶高卑有定體也然亦必本末平而

後高卑之位可定若不揣平其底本而但齊比其抄木即方

寸至甲之木以之加于岑樓之上則可使高于岑樓矣高卑之可倒置如此

析講太全蔡氏曰此節是就任人之意而喻之言有意偏較者輕重可使倒置喻較其一偏則食色反重于禮也合下節俱不可露正意正意在取食之重者一節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鈎帶鈎也金本重而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參序又如金之質至重也羽之質至輕也然金之重于羽者豈謂一鈎至少之金與一與至多之羽而較輕重之謂哉蓋必多少稱而後重輕之體可定也又已明矣析講蔡氏曰此節是反任人之意而喻之言輕重之本然原不可以偏較定喻禮本重于食色但不可以一偏較也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帝同

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啻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參序若任人之論則偏甚矣飢而死食之重者也以禮食禮之輕者也偏而取夫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食為軀命所關是必不可已者矣豈但差重于飲食之禮而已乎得妻色之重者也親迎禮之輕者也偏而取夫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為大倫所係是必不可少者矣豈差重于親迎之禮而已乎此正所謂寸木可高于岑樓而欲鈎金之重于與羽也豈得其平者哉析講蔡氏曰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果如任人所比則食色之禮直是可廢矣但食色之差重于禮而已然豈論之得其平而安可以論禮也哉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

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樓音婁 紵音軫

紵，戾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

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

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

髮不差，故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曹交章全旨

此章見堯舜可為而不必外求，意前五節示以為堯舜之道，末節示以當自得師。○大全蔡氏曰：道

章重亦為之而已矣。句弗為耳，與所不為也，皆與此句相應。

行堯行字歸求求字皆所以為之也。指出孝弟二字正是寔落下工夫。

四書直解 卷之廿七

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孟子道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道便是堯舜更不假修為耶○然字不徒然其有是言是決可以為意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

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參淺說曰古之能為堯舜者莫如周文商湯交聞文王體長十尺湯體長九尺皆聖人之質也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形體類于湯文若可以為堯舜矣然無他材能但知食粟而已有聖人之形而無得于聖人之道如之何則可以為堯舜耶析講交挾此形體求聖人不知作聖在于修為而不在形體也且玩如何則可更有不勝堯舜之患而有不為之意故孟子下數節皆勉勵之詞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

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

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

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四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

鴛鴦是也鳥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參淺說曰欲為堯舜矣有于是形體也哉亦在乎勇往以為之而已矣如有人于此其始也不用力而力不能勝一匹雛則是無力人矣今肯用力而自任曰舉百鈞則是有力人矣是之所以為有力無力者以其所舉之任何如耳然則能舉鳥獲所舉之任不必有鳥獲之形體是亦為鳥獲而已矣不患其不能勝也夫人豈以才質庸下不勝堯舜之事為患哉但其于暴棄畏其難而弗為耳

析講有人于此二喻只破其形體之拘言人能舉鳥獲之任即為鳥獲不必形體似鳥獲也皆可為意在節方透○今日二字言昔者不用力而今忽用力也有力無力指一人言

只形容人之勇怯無常惟所自奮。弗爲耳。及就聖道說下節所不爲也專說敬長。存疑此節意只亦爲之而已矣。有人于此以下申其意。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以終其意。不勝爲患。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雞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力。兩個爲字輕與上亦爲。下弗爲。二爲字不同。奚有于是一條說爲堯舜在于作爲。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之道不難爲。子服堯服。一條則教之以爲之也。總是發明奚有于是一二句意。弗爲耳。是畏其難。而弗爲下節不爲則忽其易而不爲總之是不肯爲意。孫疏按皇甫士安帝主世統云秦武主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并皆歸焉。秦王于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後去聲長上聲
先去聲夫音夫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

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參棧說且堯舜不難爲也。爲之如何。如徐行而後于長者。卽謂之弟。以其知長幼之序也。疾行而先于長者。卽謂之不弟。以其不知長幼之序也。夫徐行者豈是難事。而爲人所不能哉。特人忽事長之禮而不肯爲也。徐行弟也。而孝可知矣。夫孝弟之道近之則爲吾人。知能之良推之則爲聖人。盡性之事故。古今聖人之至者必推堯舜。堯舜之道亦豈有甚高難行之事哉。亦不外乎孝弟而已矣。孝弟者性分之所固有。日用之所常行。堯舜于孝弟盡之已耳。豈有加哉。

析講太全蔡氏曰此承上文弗爲耳。來見堯舜之道不外孝弟。甚言爲堯舜之易。道字不另講。下孝弟卽是道也。觀而已矣。可見存疑孝弟之理通于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替瞽底象。而天下定。此孝弟也。此是寔理寔事。徐行要本良知良能說。堯舜之道二句是約言。堯舜之道以見其易爲意。非謂率孝弟而充之。以至于大也。若說孝弟之道雖大。不過是孝弟。

則分道與孝弟為二矣今當于堯舜二字畧斷言堯舜雖至聖其道不過孝弟而已方渾融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之行之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靡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參淺說夫堯舜既不難為而為之則在我也子果被服堯之所服誦述堯之所言體行堯之所行禮貌言動一循乎孝弟則是堯而已矣子不然而被服桀之服誦述桀之言體行桀之行禮貌言動不循乎孝弟則是桀而已矣夫能為堯則可以為舜出乎堯則入乎桀是皆在子自為也故曰奚有于是亦為之而已矣
析講至此正答已盡末節特又答其不必受業也○服言行不必跡合只合于孝弟良心便是○
大全蔡氏曰此節見為

堯舜在我能為堯舜之事即堯舜矣不能行其事雖有湯文之體貌何足道哉○舉堯桀為聖狂之例又說桀一層者非聖則狂欲其慎所從也

曰交得見於鄰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參序交聞言而悅曰交于鄰君有鄰好之誼使得見于鄰君可以假借一館願留于此而受業于夫子之門以終為堯舜之教焉
析講見鄰君有挾貴意假館有求安意○蒙引
孟子鄉人時正居鄉故曹交願留于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

而求之有餘師
扶夫音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問則性分之內庸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參達說孟子曉之曰子欲假館而受業者仍以堯舜之道味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也殊不知夫道者具于性分之內著于日用之常譬若大路明白顯易為衆人之所共見也豈難知哉特人自絕乎道病在無必為之志而不知所以求之耳子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而體吾所謂孝弟之道吾知性分之內萬理咸備孝弟既盡衆善自生隨吾身之所往皆是道之發見依道而行即此是師無往而非道則亦無往而非師矣不亦有餘師乎而何必受業為也

析講蒙引夫道若大路然如父當慈子當孝兄當友弟當恭之類此理昭然智愚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衆人可與知者耳若夫精微之蘊則亦有難知者孟子與曹交言則如此○彙解道字所該甚廣包孝弟在內歸而求之求字却指孝弟說謂求之孝弟而性分之理自發見也所謂本立而道生也○大路明白現前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純以知言不可說大路喻共由下二句則以行言矣歸字對假館說有餘師對受業于門說○有餘師只在良心發現上如遇親便

當盡愛遇長便當盡敬一點良心便是師也觸處皆師是有餘也此正指點為堯舜精定處

高子章全旨

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為小人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孟子在怨上見其為仁孝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取之也前一節因問而借喻以見小弁之詩之為仁末三節因疑而比類以見小弁之詩之為孝總見小弁以怨成仁固有不容于不怨者亦猶行舜之慕也安得以為小人之詩小弁宜怨是主凱風是客須知是論詩不是論平王蓋平王之孝可議而小弁之詩不可議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曰怨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各周幽王娶申后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參淺說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一詩非孝子之用心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高子何所據以言之而遂以小人之詩其

小弁耶丑曰高子以為詩之言貴乎溫厚和平况小弁又處父子之間乎今讀其詩但見嗟怨迫切而已矣此所謂小人之詩非君子渾厚之作耳

析講此怨字正解只言怨恨其親也註中哀痛迫切句乃食下節意言之且勿用○曰怨是丑述高子之意如此下凱風何以不怨方是丑出已意言之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

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參淺說孟子曰固矣哉高叟之治詩也謂其詩之怨則誠然

因其怨而遂謂之小人則非也何也小弁之怨所當怨也譬有人于此越人關弓而欲射之則已于其旁談笑而勸止之無他越人本疏談笑而道因其疏而疏之利害不相關故言不其切也若其兄關弓而欲射之則已于其旁涕泣而勸止之無他其兄本戚涕泣而道因其戚而戚之故痛切以為言恐其妄殺人而陷于罪也小弁處子之變不啻其兄之關弓射人則小弁之詩哀痛迫切以真親心感悟正涕泣而道之意乃親親之情也夫親親者正天性之仁所發也也仁豈小人之道乎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析講木全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係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心仁之發見也○按人倫大變意正下節過大也此條且勿不講○射之之字指所射之人言道之疏之二之字指關弓之越人言戚之之字指其兄言親親謂親愛其親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參序丑問曰小弁固所當怨彼詩有凱風之遇其母猶小弁之遇其父也何以不怨凱風之不怨未必非則小弁之怨未必是矣

析講大全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其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丑非疑凱風只引以例弁意其不當怨耳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

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一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參淺說曰凱風與小弁何可同日而語哉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母不能安其室其失節之過只在一身小弁親之過大者也信讒而廢嫡其危將及宗社親之過大者不怨是親既忍于廢我父子之情已薄而我乃視其親為路人而父子之情不益薄乎此之謂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親方不幸而有

過而我遂憤然繼之以怒如水之微激于石便號叫而激起矣是之謂不可磯也愈疏則有忘親之心是不孝也此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則無怨親之心亦不孝也此凱風之所以不怨也是其怨與不怨各有攸當惡可以下例論哉析講麟士曰磯水激石也當云水激于石也石喻母水喻子○磯字是借字非喻也不可猶云不容也水微激于石而遂怒子微激于母而遂怒故曰是不可磯○愈疏愈字有着落言見廢于父已疏矣又自絕于親愆然無所愁怨是薄待其親而愈疏也○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亦異小弁不怨是漠然無親凱風而怨是歸過于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參序孔子嘗有言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而不得于親不志慕焉是舜當日呼天號泣怨慕之情乃所以為孝也豈可以

小弁之怨為不孝乎既仁且孝而可目之為小人之詩乎
析講自古仁人孝子怨多自慕生引舜之慕取與怨邊畧似
勿以舜事方小弁舜是怨已慕親小弁是怨已而亦怨親天
全朱子謂未可與舜同日語也○蒙引五十而慕此解作怨
慕亦借解耳其寔舜三十登庸賤已允若矣何至五十而猶怨慕乎

宋惲章全旨

此章孟子因惲遊說而嚴示以義利之防仁義是
孟子一生大本領非區區與策士商確說一王也
先生之號則不可一句是總下二節發明其號則不可之意
以利說則人人從利上尋求兵隨罷而隨構矣故不若開以
仁義使其因是行而亦寔大利于人國也○惲意在罷兵未
始不善但利不可訓故揭出仁義以折倒利字
耳此章大旨正可與首篇見梁王章相為發明

宋惲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惲名石丘地名
宋序昔遊說之士宋惲將之楚
孟子適與之遇于石丘之地

惲口莖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參序孟子問曰先生此行將之何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主

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

焉

說音

時宋惲方欲見楚主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
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
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參序惲曰吾聞秦楚二國構兵相伐我今南見楚王說之而
罷其兵俾無西向以攻秦或楚王不以吾言為悅我將西見
秦王說之而罷其兵俾無南向以攻楚不合于楚必
合于秦二王我將有所遇焉以吾說之必有可行也

析講二王我將有所遇是說不遇于楚必遇于秦不可倒說

不遇于秦必遇于楚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
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
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
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參淺說孟子曰軻也邂逅之際請無問說二國之詳願聞其
說二國之大指夫子所以說之者將何如軻曰我將言其兵
連禍結民困財盡之害使知不利而自寢其兵也孟子曰當
此戰爭擾攘之時而先生之志在于罷兵息民以安天下可
謂大矣然先生以構兵為不利則必以罷兵為
利矣是以利為息兵之名號寔有所不可也
析講說以不利彼必求所以利是以利罷者必以利而興故
各號不可○蒙引我將言其不利也然亦未甚違于理孟子
却力沮之者欲其因是行而開二王以仁義之道無幾乎生

民之福遠大之業也故下文即其利之十字而究論之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
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
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
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
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洛下同

參淺說何以見利之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而曰息
兵則利構兵則不利由是秦楚之王皆說于利之說以罷三
軍之師而召止將師是凡自將校以至卒伍所謂三軍之士
者皆樂罷而悅于謀利矣利之名一倡而人心惟知利之為
美將見為人臣者懷個利之心以事其君有所觀望而非盡
忠也為人子者懷個利之心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個利之

心以事其兄有所希冀而非盡孝盡弟也是舉國之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只懷利以相接吾恐見利則爭失利則怨親愛之意泯殺奪之禍興然而不亡其國者未之有也利之為禍有如此安可以是以為號而說之乎
析講懷利以事其君以事君為利而後為之也下二句亦然
○三軍之師師字只作衆字說各該將卒而言士字亦然臣子弟不拘三軍中說懷利懷仁義亦不必拮用兵說○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經一言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所共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于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

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參淺說利既不可為名則當以何者說之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生若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見得殃民非仁過制非義不可為也秦楚之王各動于乘彝之良悅先生仁義之說而罷息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皆樂罷而悅于仁義也仁義之名一倡而人心皆知仁義之為美為人臣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君只見得道理當忠初不為一己富貴之計為人子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兄只見得道理當孝悌初不為一己親親之利是舉國之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吾見君有忠臣父有孝子兄有悌弟四境之內同一尊君親上之誠愛親敬長之念人心既振國勢自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仁義之造福如此先生持此以往可矣何必曰利哉

析講存疑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以事君乃仁義所當然見得是自己分所謂爲初不爲一已富貴之圖便是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這裏容易誤○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構兵外別說他去做仁義也若所謂歿民過制告慎子是也○有所爲而爲雖善只是懷利無所爲而爲方是懷仁義上節重懷利懷利自去仁義下節重懷仁義懷仁義自去利登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也○君臣句要補出君之待臣父之待子兄之待弟方與相字貼切

居鄉章全旨

此見孟子得報施之宜一不見只爭處守爲相四字問答俱重儲子邊○醒言爲相處守四字是伏案不成事三字是斷案得之鄉不待之鄉是結案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

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參淺說昔孟子之居于鄒世有任君之弟季任爲任君居守其國以幣至鄒來交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其一日又處于齊之乎陸也儲子爲齊相亦以幣至平陸來交

孟子孟子亦受之而不報其受幣之同如此析講蒙引不報不往答拜也是報其意非報其物也○首節兩不報是未及報至他日則報不報分矣○曰居鄒曰平陸曰處守曰爲相此是敘事中書法都未道破○說个處守便見是不得之鄉便見其成享說个爲相便見其得之平陸便見其不成享惟不成享故不見異于見也○常居曰居暫寓曰處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

他曰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
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參淺說他曰孟子由鄒之任見季子以報其禮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則終不爲之報焉屋廬子喜曰其交也皆同其答

也有異聖賢之處此必有義理存焉吾得其間隙而問之矣
所講得間謂得一問隙而問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可講處
也下文為其為相與乃故設此問端以
探其理義所在非真以此疑孟子也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

相與為其之為去聲
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泰序問曰季子儲子均以幣交夫子者也夫子之任見季子
之平陸不見儲子意者為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
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與不然何交同而答異也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

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
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參淺說孟子曰我之不見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也書曰享
上貴厚乎禮意若物有餘而禮意不足是儀不及物即謂之
曰不享惟其但以物為享而不用志于享故也書之言如此
析講儀禮意物禮文也多儀言禮意之真篤也儀不及物禮
文與禮意不相稱即享與不享同○蒙引此儀字蓋指禮意
言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書所謂享指諸
侯享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也亦斷章取義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參淺說書之意蓋謂享人者必先有是禮意之誠而後將
以幣帛之物有本有文方成享也若不用志于享而但以物
為享此特其虛文耳本之則無也豈成享哉為其不成
個享禮故曰不享也子亦可以知我不見儲子之故矣
析講蒙引為其不成句最當玩味要見發上文未發之意莫
與上文不享一般看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惟不役志于
書目解不享之故為其不成享句是孟子解書惟不役志于
享之故○為其不成享此句便見得不見儲子者亦以其不

成享之故非以其為相也而季子之成享亦可見矣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

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參太全屋廬子得孟子不見儲子之故而悅或人不知而問以為同幣交何有成享不成享之別屋廬子曉之曰季子為任處守不得之鄒儲子為齊相得之平陸不得之鄒而不來則是限于勢者也其以幣交君子已謀其後志于享矣故謂之成享也得之平陸而不至則是簡于禮者也徒以幣交君子已窺其不後志于享矣故謂之不成享也君子之見與不見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存義而已析講悅字與前喜字相應或問只頂成享不成享來○或問不見儲子當日胡為而受儲子之幣曰正要在受同義異上示意○麟士曰此章書正以逐漸次第說出故

佳若亦將如世文凌駕押合「口道破何味

淳于章全旨

通章以心迹二字立說疑所疑孟子者迹孟子所自信者心也章內仁字為主賢字從仁字中討出不平重○首二節因免譏未仁而辨其同歸于仁中二節因免譏無功辨其有益于國末二節因免譏不賢折其未盡乎賢孟子首露仁字下面屢出不用字見齊王不能用已故不得已去齊而此心迹可自信然終不欲自暴其迹故屢托古人以見意末又引孔子去魯之事以見賢者難識全在用心處見識之者之難

淳于免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

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

者固如此乎

先後為替 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各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合參淳于髡曰君子之處世出與處而已如以聲譽事功為
波波者是有志于治世濟民為人也以聲譽事功為綬圖者
是有志于獨善其身自為也今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志在為
入明矣乃上無以致君下無以致民各寔未加于上下之間
而徒然去之又不成為人矣欲濟
時而時不之濟仁者固如此乎

析講髡雖有為人自為一議而意寔重為人蓋認為人一邊
為仁也未向緊接各寔未加說見孟子有先各寔之迹而無
為人之仁也不必兼自為一邊○存疑為人固君子之本心
然時之用舍有不能必者時苟我出而為人可也時不我
以猶汲汲于為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入者故古之聖賢救
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故雖立人本朝欲行救世
之心道苟不合則奉身而退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是
道也但此意有難以語髡者故下特引伯夷伊尹柳下惠之
事以曉之○先後節緩急意○各寔二字要二類看即後節
事功之意仁者句髡全以形迹上議孟子見各寔不及于人
便不得為仁故下節孟子
以仁不論迹而論心曉之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
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
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
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
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
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
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
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
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
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參存疑孟子曰子安可以去就之迹論仁哉且以古人言之
古有迹近于自為居士庶之下位不以己之賢事人之不肖
而一於去者伯夷也亦有迹近于為人感幣聘而就湯湯進
之于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進之桀如是五次而終歸于湯

是一于就者伊尹也亦有迹近于人已兼為不惡汗君而事之
之不辭小官而為之又常有遺佚阨窮之時其迹在去就之間
間者柳下惠也三子者或去或就或去而且就其道不同而其
其志趨則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夷之去非沽名天下無道
固當遠去其心固無私而其去合天理也夷之不去非貪祿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其
去就亦合天理也伊尹之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道覺民其
就桀也以湯之進真其悔過遷善也其終之就湯也以桀不
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為利祿也其心未嘗私而其就亦合
天理也然則君子之于天下可就則就固非有意于為人可
去則去亦非有意于自為要惟求其心之無私
而事之合乎天理而已矣去就之心何必同哉
析講道以去就之迹言趨以去就之心所注何言○蒙引君
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曰三子者不
同道亦見伯夷為後名實一等人尹惠為先各寔一等人矣
但孟子所以反髡意重在夫子在三卿之中以下數句何必
同一句最重○下位以士庶言仁是即其出處之迹而論具
本心○此節去就即當作出處看應上自為為人之意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
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
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參趙註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子思二人
為師傳之臣衆賢在魯宜魯之日強矣乃不能救魯之弱其
其土地者多見削也曰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于人也
髡蓋借魯臣以譏孟子縱不去齊亦未必有益于齊也
析講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禮無所
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
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治子思請結恩百姓
姓修禮鄰國非復昔日之魯曰削甚髡蓋証之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

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參大全孟子曰子知夫百里奚平虞貪賈賂不能用奚而至
于亡國及其在秦秦穆公舉而用之而遂成霸業奚豈愚于
虞而智于秦哉則用與不用為之也即此觀之可見其用賢
則至亡國雖求削而不可得魯之止于
削尚以有三賢在也何言無益人國與
析講孟子借虞臣來說見齊若
用我我不去必然有益于齊也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
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
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
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

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參趙註髡曰昔有謳者王豹處於淇水而河西皆化而
善謳歌者縣駒處於齊之高唐而齊右皆化而善歌華周杞
梁齊之二大夫死于戎事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篤于夫
婦之誼以匹夫匹婦之歌哭尚能變俗况賢者乎可見有才
猷蘊諸中者則必有各寔形見于外其為是事也既有其才
則必有成功可見如有才以為其事而無成功之可見者
未嘗觀之也是故當今之世無賢者也故無功可見耳若有
賢者則功可立事可成各寔加于上下而髡必識之
矣無賢者之功而負賢者之名此髡之所未喻也

析講有諸內至觀之也本上豹駒等人推開說又以引起
賢二句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為其事即項有諸內無其
功即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作兩層看功者所為之成績
謂名建而寔著也髡言事功仍是名寔未加之意是故二句
暗指事齊無功意○大全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左傳

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杞殖華遠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
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
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

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梁戰死妻行
迎喪使馭之饑日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
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知弟齊侯弔諸其室○杞殖華還即
杞梁華周○吳氏程曰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
過帶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耳○附錄列女傳杞
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
于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
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
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
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
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
無之為去聲

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
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
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
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
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
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
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
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參孫疏孟子曰賢者之功業易見而用心亦未易窺也孔子
大聖人也為魯司寇豈願各寔不加而去無如君相惑于女
樂而不能用其道何也斯時孔子之心已決于去矣然猶未
忍即去隨後適有郊祭之事孔子尚從魯君郊祭禮當賜大
夫以胙而膳肉又不至孔子于是祭畢即行雖祭祀之冕有
不暇稅者當其時在不知孔子者固以為孔子為膳肉不至
而去也即在知孔子者亦但以為郊不致膳肉失待大夫之
禮孔子為無禮而去也要之皆非深知孔子之心者也乃孔
子之心則欲以君相之微罪而行不肯顯其受女樂之大失
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而因端于膳肉之間其見幾明決而
用意忠厚如此當時安得而識之即此觀之可見凡君子之

所為情深識遠超然形迹之外象
人固不識也予何輕量賢者哉

析講麟士曰此章三問三答首疑孟子之去為不仁答言不
論去就但無私以合天理同歸于仁次疑不主去亦未必有名
寔答言賢者于人國必有益但不用耳終言無名寔不可謂
賢答言賢者固不可識也孔子用意忠厚故去國之故不欲
明言直俟孟子始發明之然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
言者髡固未之知耳○孟子名寔未加寔為道不行之故曰
有難于顯言者故引孔子之事以明之不用下須補出心決
于去而未即去意微罪者微晦其君相之失也此二句總是
用意忠厚處而見幾明決只指受女樂時已失去言也不識
兼知與不知言君子就孔子推開說孟子自謂也衆人不識
隱然自為言已之去齊亦自有所隱諱而曲全齊君者與孔
子之去魯同一心事而人不能知也
言外便見髡亦衆人耳安得識之

五霸章全旨

此章是孟子維王法之意首節先立罪案而下文
發其罪以王法為主五霸諸侯之罪愈流愈甚見
五霸起而三主遠今之君臣起而三主益遠究竟今之諸侯

何敢肆然為惡若此則有長乏者有逢
之者大意重罪大夫林氏總註宜玩

孟子曰五霸者三主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
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主夏商湯周
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參序孟子曰世道之日降也君臣之間皆不道矣如五霸者
以尊王定國為名似謂有功于三主寔三王之罪人也使三
王復興在所不赦者也今之諸侯皆欲為五霸之所為似欲
追跡于五霸寔五霸之罪人也使五霸復興在所難寬者也
今之大夫富國強兵似謂有功于諸侯寔今之諸侯之罪人
也使今之諸侯果能覺悟所不可一日容于朝廷者也
析講三主提起下將五霸諸侯進言其罪且虛說下方
詳其獲罪之寔罪霸意輕罪今意重○五霸宜從趙註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撻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師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代之也。撻，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

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參蒙引：何以見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彼三王之世，天子或五年或十一年而適諸侯之國，名曰巡狩。諸侯五年而朝于天子，之廷名曰述職。時乎春也，天子省畿內民之耕者，有不足則補之，而諸侯莫不省其國之耕。時乎秋也，天子省畿內民之斂者，有不給則助之，而諸侯莫不省其國之斂。其凡巡狩也，天子入諸侯之疆，見其未墾之土地，能開闢已熟之田野，皆修治養老而無凍餒，尊賢而重有德，俊傑在位而收用人，才以修百職，是其國治矣。無忝于天子，分土分民之寄矣。則有慶賞以示勸焉。所慶者何？慶之以地而增其土宇也。若入其疆而土地荒蕪，不闢亦不治也。遺棄老者而不能養，廢失賢人而不能尊，培克聚斂之臣使其在位，是其國不治矣。有負于天子，分土分民之寄矣。則有讓以示懲。罰焉。至諸侯述職有常期也。倘一次不來朝，則貶其爵。公貶為侯，侯貶為伯，伯貶為子，男再次不朝，則削其地。百里削為七十里，七十里削為五十里。二次不朝，則悖亂已極。天子命六師以誅之，而更置其君焉。三王之制如此。以此觀之，則賞罰征伐之柄自天子出，而天下諸侯無敢自尊而不承命者。也是故天子端

拱穆清之上。但出令以討罪人而不事親伐以損威重諸侯但奉天子之命舉三軍之師以伐有罪而不敢擅興討以侵大權此三主之法也若五霸者不用天子之命而樓牽諸侯以攻伐諸侯之叛已者也何所出令何所承命名雖為伐寔同于討是五霸違三王征討之典則其違三王賞罰之典可知矣豈非以臣僭君得罪于王法者哉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自天子適諸侯至助不給是一節首耕省斂王侯之所同也入其疆至有讓是巡狩之事不朝至六師移之是述職之事上皆舉先王賞罰征討之法而繁承之以是故五句以立罪五伯之案也○首耕二句本不重然亦王制故併及之○土地辟謂增墾也田野治指熟地言下文土地荒蕪則兼田野不治在其中○俊傑在位專指布列庶位不收措克之徒不與尊賢相混○方伯連帥蓋只是平平時為方伯征伐則稱連帥也○五伯得罪三王處頗多此歸重征伐者舉重以見輕也○入疆至六師移之三句非以此寔上面巡狩述職蓋又悉舉巡狩述職之事其法度如此總見賞罰征討之事一統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干也是故二

字通承上而下獨言征伐者即此一節之違于王法以見五伯之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其所違中矣○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于農桑莫要于人才也土地辟者地無不田也田野治者田無不耕也俊傑在位與措克在位正見天子加意體訪處不然初入其疆何由知其俊傑措克也讓字泛言罰以懲之之意移之謂誅其人而更置之非滅其國也樓諸侯以伐諸侯所謂挾天子以令諸侯此五伯之所以為假不所以為無王也○存疑公孫丑篇言俊傑在位是承尊賢使能說此曰俊傑在位當作人才布列庶位說蓋對上尊賢言也

五霸桓公為盛蔡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
斂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
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
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

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置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參淺說何以見今之諸侯為五伯罪人五伯之中惟齊桓公為最強盛觀其葵丘之會諸侯也威信服人止束縛其牲陳

于壇上而無事殺牲取血而共飲之以要質羣神但以置書加于牲上一明天子之禁焉其戒命之詞有五初命曰罪莫大于不孝有不孝不可不誅世子者國之本無大故不可愛庶子而輕易已樹之子妻所以嫡配而承宗廟者也無以妾媵為妻以亂嫡庶之分三者修身正家之要也再命曰賢者皆其德者也賢者尊之而隆以高位才者育之而授以庶職以彰顯有德之士此用賢圖治之事也三命曰于本國之老者敬之幼者慈之于他國之嘉賓羈旅皆有以待之而無忽忘此柔遠能邇之事也四命曰士之有功者但世其祿而不世其官恐非才也百官之事各有分職無相兼攝恐廢事也取士必慎選而得其人恐冒進也無以私怒專殺大夫政統于一王也此天命天討馭臣之事也五命曰鄰國之水旱猶吾國之水旱也無曲為隄防旱則壅泉專水利于已勞則敷水遺水患于鄰也鄰國凶荒猶吾國之凶荒宜以有餘補不足不得閉糴也地皆王土人皆王臣無以私恩擅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此睦鄰尊王之事也五命既終而又叮嚀之曰比我同盟之人自此既盟之後務遵五禁以歸于和好不得違五禁之命也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而違伯者之法使

五伯之時必不能逃五伯之責矣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

析講載書即載五命之書也葵丘之會諸侯為一句非諸侯束牲云云也五命原是天子之禁桓公獨能申明之句句是奉王命句句重禁上發○大全蔡氏曰初命齊家之事再命貴德之事三命柔遠能邇之事四命天命天討馭臣之事五命睦鄰尊王境外之事皆天子之禁也○言歸于好以上述五伯之禁以下言今諸侯犯禁之罪也言歸于好言助諸詞如詩經言旋薄言之類歸于好非但言和好謂務遵約束不得背也○孫疏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秋齊桓盟諸侯于葵丘是歲周襄王元年矣不孝如衛輒拒父蒯聵楚世子商臣弑其父之類是也易世子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妾為妻如晉獻公之于驪姬是也敬老慈幼周禮太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是也世官如魯有孟仲李晉有狐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之類是也取士必得如桓公取管仲于賊國湯立賢無方是也無專殺如左傳文公六年晉李怨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于

晉乃使續鞠居殺處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止糴如秦飢晉閉之糴是也專封不告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束牲者牲既不殺則不容不束縛之于壇上○印本作讀書加于牲上蓋讀其書而加于不殺牲體之上也○老幼是本國者外國卿大夫至此為賓其庶人至此為旅○無專殺大夫必自天子出也與下文無有封而不告意同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

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

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

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空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即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參太全何以見今之大夫為諸侯罪人？凡君之惡已形為臣者，不加匡救，但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然此不過持祿榮身而已，其罪猶為小。惟逢君之惡，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不安于心，未敢遽達也。為臣者乃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已意未形于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之也必深。故逢君惡于內者，其詭秘姦譎為甚。而戕賊蠹害尤深也。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以賊其君而陷之，敗亡之地，使諸侯覺悟，豈能免于刑戮乎？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章全旨

此章推明王制以止伐齊之役，有殃民過制二意。而歸重制不可過上，蓋知制不可過，則所為皆全。

干道自不至殃民而為不仁也。前八節詳言魯伐齊之非，總發明然且不可一句意。末一節是規慎子以事君之義。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參序魯欲使慎子為將軍伐齊以取其南，陽此雖魯君之意亦慎子有以引之也。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參太全：孟子止之曰：上必有以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禦侮若平日，不教民以禮義而用之戰，則民未嘗有勇而知友是陷之死地以殃之也。殃民者，愛民者之所必誅也。堯舜之世豈容之哉。

析講註只重禮義者戰國時兵法之教固所有也。○殃民伏

下仁字。此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益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

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參淺說今日之役縱使子有善將之才一戰勝齊遂有南

陽之地不至殃民而克立大功于理且猶不可子知之否

析講此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合上節須一電說下上言

徒殃吾民而不足以取勝也此言縱能取勝而不至殃民于

理且猶不可况未必取勝而不至殃民乎○王觀濤曰

然且不可虛說勿露違制意然且二字便含未必勝意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

滑釐慎子名

參序慎子勃然不悅曰一戰得地此已奇功

而亦為不可此其故則滑釐之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

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

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

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參淺說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思昔先王之建邦設都也

天子畿內之地為方千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待

諸侯苟不千里則于諸侯之朝覲聘問也何以備燕享之儀

何以隆錫予之典而不足以待諸侯矣諸侯一國之地為方

百里蓋必如是然後地之所出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苟不百

里則賞其祭祀會同也何以供犧牲黍盛何以具庭實贊幣

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矣此千

里百里天子諸侯所以有定制也

析講天子千里伴說重諸侯百里邊○太全輔氏曰觀此一

段則知先王之制封國大小自有意義豈私意可得而損益

之哉○典籍所以載祭祀會同之常制凡此皆先世之所傳

故曰宗廟之典籍不足以待不足以守謂所入不足供所費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
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
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
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參序百里之制既定于是不容少亦不容越獨不觀齊魯之
始封乎如周公之功雖大而其封于魯為方百里地非不足
也而儉于百里以足守魯之宗廟典籍而已太公之功雖大
而其封于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
而儉于百里以足守齊之宗廟典籍而已

析講蔡氏曰此見元勳如二公而王制所限亦不敢越以起
下違制意○此是述王制以壓服慎子獨舉周公太公亦正
從以魯伐
齊起見耳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
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參序今日之魯非即周公之魯乎而地之方百里者已五其
違于始封之制多矣子以為今之世有文武之王者作則魯
之地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其在所損而不在所
益也必矣而又何事多求于五百里之外乎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
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參趙註由此言之是在齊之南陽雖使不興兵不戮一民
徒手取彼地以與魯絕無傷害無私之仁者尚以為非理之
所當得而不敢為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又
仁者所不忍而不為矣此吾之所以為不可也

析講仁者不為全在違制上論即上然且不可之意而况殺人以求之帶上殃民意說不可謂此節是應殃民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參淺說夫越制非道也殃民非仁也此豈皆魯君之過哉子亦與有責矣大凡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使之事事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見諸行務引其君以志仁使之念念合理而非理者不可萌諸心而已矣彼其驅不教之民以圖分外之地其心可謂不仁而事亦可謂過當矣豈君子事君之道乎

析講指南承上來見殃民違制則是不仁而不道也故以事君之道教之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矣作一句讀○太全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入以爭地二句不特可斷此一事寔臣事君之法也○當道屬事志仁屬心當道即本志仁來

今之章全旨

此章全為提醒人君而發首二節言富國強兵之臣有害于民末節言富強之臣有病平君總見其

不可用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

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闢也

參淺說孟子曰古之所以稱良臣者惟引其君以向道志仁也今之事君者自曰我能為君辟墾土地收其賦入以充府庫其有益于君也如此斯人也今時君之所謂良臣寔在盛世之所謂民賊也君之行事不向道而心不志于仁惟以積貨為事與桀無異矣為臣者不能引君以當道志仁乎求富之聚財以富之是富桀也富桀則君之聚財以富之是富桀也富桀則君之聚財以富之是富桀也富桀則君之聚財以富之是富桀也

惡日甚而民不堪命矣非民賊而何析講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愬是也不是擴境土若擴境土當屬戰必克矣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泰濺說今之事君者又自曰我能為君約好與國合其兵力使之有戰必克其有功于君也如此斯人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何則君不向道不志于仁而以黷武為事與桀無異矣為臣者不能引之當道志仁求為之強戰以輔之是輔桀也輔桀則君惡日滋而民不聊生矣又非民賊而何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參序且今之君以民賊為良臣者固以其富國強兵而可以取天下也殊不知由今權謀功利之道無變今兼併攻奪之俗惟富強是事焉剝民財殘民命則雖與之天下而民心不歸殺奪日起不能一朝居也况不可得天下乎是富強之臣非惟賊其民亦且賊其君矣乃為君者而終用若臣何也析講蒙引本文由字與變字主君言以此三等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道字是借用字樣即指富強上之所用為道下之所習為俗也麟上曰必如蒙引說則下雖與之天下語方合君子向道云云特申解民賊一句耳

白圭章全旨 此章見堯舜治民之中道萬世不易重之固不可輕之亦不可也 大全輔氏曰二三節取其事之

易辨者以開其智中三節歷陳其不可之寔以破其說未節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以示其不可易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乘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

國家也

參序白圭曰古今稅法皆什分而取一吾欲更之二十而取一何如析講存疑白圭儉嗇以致富其欲二十取一註謂欲以其術施之國家者蓋欲儉薄以足用不多取民以足用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一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參序孟子曰子取民之道貉道也歎既行之于貉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參序設舉類言之彼萬室之國生齒浩繁但使一人為之陶以供其用則可乎圭曰不可所陶之器不足以給萬室之用也

析講以萬室之國照中國之用以一人之陶照二十取一正意渾渾不露為下節作引子器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

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

十取一而足也

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參蒙引曰知此則知貉道之不可行矣夫貉地寒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物產原有限已無可以多取其俗無城郭宮室以為居及宗廟祭祀之禮以奉其先無諸侯幣帛饗殮之往來無百官有司之布列無成郭則無管策之費無宮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則無犧牲粢盛酒醴之費無諸侯幣帛饗殮則無朝會饋賜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所謂貉道者如此

析講五穀二句是所入之少無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于多取○蒙引幣帛六抵緹羅緞絹之類及銅錢貨物皆幣也故又謂之錢幣錢幣蓋通各帛只其一端錢

自大公九府國法便，有帛束帛也。諸侯字總管幣帛，饗餼既無，諸侯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饗餼類舉幣帛，饗餼當捐天子賜予言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今參今所居者中國有君臣祭祀交際之禮以綱紀人倫，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祿以任用君子，不可無也。今欲二十取一勢必去君臣祭祀交際人倫，無百官有司之君子，胥中國而夷狄之如之何其可以治也。析講去與無皆跟輕稅來言欲二十取一勢必去之無之而後可。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參存疑彼陶以寡止不足于器用耳，且不足以為國。況以中國之大而可無百職之君子以敘人倫，豈為國不可無君子，則祿養不可廢而二十取一必不足于用，其法不可行矣。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申明如之何其可之意。前以陶對稅法言此以陶對君子言，國無人不治，是中國不可無君子而稅法不可輕明矣。君子是維持此人倫者，言君子該得人倫。存疑孟辛辨白圭之非主意，只是言其不足用，所以不足用者正以不可無君子耳。上曰城郭宮室等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况無君子乎，歸重百官有司也。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付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參淺說蓋什一而稅堯舜之中道推之天下而皆準，傳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彼貉于是道為輕矣，今以堯舜取民之道為可損而欲輕之，則彼真貉為大貉而我為小貉也。彼桀于是道為重矣，今以堯舜取民之道為可加而欲重之，則彼真桀為大桀而我為小桀也。桀固不可為而貉亦豈可為哉。惟法

堯舜之中道可矣
析講矯而輕之與重斂同弊
邊伴說不重大小只是一樣意

白圭章全旨

此章見治水當以禹為法重水之道也一句言不
以己之私意治水而以水之道治水也圭以治
水自負全在築堤壅水孟子拈一道字正是破他築堤壅水
之術見禹順水性而除天下之灾圭不順水性而為鄰國之
害仁人之所惡也何愈焉兩言過矣是指白圭之言而斥
之前論順逆後論利害然順逆是利害眼子總重仁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
參淺說白圭曰治水皆稱禹矣丹之治水也隄防一築
之濫即除無四乘之勞與八年之久殆又愈于禹焉
析講集註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即
下以鄰國為壑意也此處且勿露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參序孟子曰神禹之功萬世莫及而自謂愈之子之
言過矣蓋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而行其所無事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受水處也

參淺說惟其以水之道治水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莫如海
乃衆水之所歸也禹隨山刊木疏河決川而導之于海是以
四海為壑也故九州攸同萬世九賴焉今吾子築隄
激水注之他國是以鄰國為壑也是逆水之性矣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

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
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參序夫水性可順而不可逆逆之則汎濫無涯謂之洚水洚
水者即堯時之所謂洪水也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乃仁人之

所惡而欲除其害者也今吾子以鄰國爲壑則水勢逆行而鄰國受害與洪水之災無異其爲不仁甚矣而乃自以爲愈禹吾子之言過矣

析講此正言以鄰國爲壑之意澤水承水逆行來洪水指堯時說水逆行四句只是解禹去洪水之意而白圭壅水病鄰與洪水無異意須補在仁人之所惡也下兩過矣只就丹自以爲愈于禹上立說

君子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有守之學惡乎執者反言以決其能亮也執在亮中只重亮字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合參孟子曰君子于天下之事灼然有定見而自信不疑者謂之亮確然有定守而特立不變者謂之執然必亮而先事有主宰斯能執而臨事有成功也苟于正理之所在信疑相參而心有不亮則凡事苟且無所執持而事不可立矣是故君子貴乎亮也

析講不自信而曰亮者其體在信其用在明也不然便是責

君子以經經矣○亮貞固也不特于理上知得貞且于知上守得定若見不真守不定則中無必爲之志凡事何所執持○亮主心言是平日素定工夫執主事言是臨時決斷工夫其寔一个理心信理而不惑則遇事執持得定非利害變故所能奪也月林孟子嘗言大人不必信而此乃教人執諒向也蓋彼所謂必信者不貞而固者也此所謂亮貞而固也

魯欲章全旨

通章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也○首六節只重其爲入也好善一句孟子喜正子爲政以此其許正子優于天下亦以此末二節申明好善所以優于天下重前節下乃反言以決之就正子身上稍推開說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參序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是欲以其國任之也孟子曰吾聞之喜甚而不能寐焉蓋喜吾道有可行之機也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

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參直解公孫丑問曰政貴于能任重樂正子強而有力乎曰
否丑又問曰政貴于能決疑樂正子有明智而能慮事乎曰
否丑又問曰政貴習典章以達情通變樂正子多聞古今之
事而識于心乎曰否蓋以正子之所長不在強智多聞也
析講能任政曰強能謀政曰知慮能達政曰聞識○強即有
力量意強者于政能擔當有智慮者于政能圖謀多聞識者
于政能通達皆以才言曰否者言非其所長也亦不限定是正子之所短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參序丑曰三者皆為政之所尚而樂正子既不足于此即
見用于魯亦無濟也然則夫子聞之奚為喜而不寐也

曰其為入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參序曰正子雖無可見之才而其為入則善人也故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則心誠好之汲汲然惟恐求而弗得者此則正子之所長也
析講善不指上三者而三者亦該在內

好善足乎

丑問也

參序曰魯大國也好善一節遂足以治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參序曰子無以好善為未足也善之量甚大而好善之用無
窮由是以理天下且綽綽然有餘裕矣况區區一魯國乎
析講大全趙氏曰善取于己則有盡善取于人則無窮此所

謂雖治天下猶有餘力也○此句指好善之量如是非指正
子優字只本好善處看出便不化輕千里句所以優之實下
節方明
言之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夫音扶

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參淺說何以言好善優于天下也蓋天下之善其有裨于政者無窮特患吾無以取之耳夫苟好善則其意氣所孚風聲所感天下之人皆將輕千里之遠而來告之以善由是以天下之善理天下之事而為政不難矣豈不優于治天下乎折講王觀濤曰來告以善則眾思集而忠益廣故優于天下不可云賢才輔而天下治蓋此主聽言說不主用上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

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參淺說夫苟不好善則人之善者皆將曰彼之為人訑訑然

自謂天下之事我皆已知之矣往告以善必不見好也但見

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無有輕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者善士既止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

諂面諛之人居則所聞者皆非善言而所行者皆非善政矣

國欲治可得乎而况天下乎此為政之所以貴

于好善也此吾之所以喜正子之得為政也

析講予字指不好善之人說訑訑便是顏色予既已知之使

是聲音○好言人惡以為讒希意黨言以為諂不擇是非而

言以為諛○訑訑句是善人○裏說不好善之人如此○

人知其不好善皆不來告以善故曰距人于千里之外

陳子章全旨

通章以道為主一仕以行道次仕以重道又次仕以愛道重道者或萬一有可行之機而愛道者又

留此身以別圖可行之計總是委曲行道之心○首節答君子去就之目而下三節則詳言始終去就之寔以見君子之所以仕也三就三去只是所遇不同非有優劣去就勿泥出處意看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

去三存疑云迎之致敬四昏家訓云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之心亦不輕唯欲行道則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了而不顧去唯欲重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以去又去了其其可就而就之總是抱一道去去就而不失其任之正也

其目在下

參序陳子見孟子之難仕故問曰仕以行義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不知何如則仕孟子曰時之所遇不同君子之自處亦異始仕而就也其所就者有三焉不終仕而去也其所去者亦有三焉析講所就三不執一途而後就也所去三不執一途而概去也如此方見委曲行道意○問只問仕耳却兼言去就者蓋下三節原不是截然三項次節所就即上節所去末節所就又次節所去而三所去又即與其所就相反蟬聯而下則自不得不兼去言也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

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存疑云迎之致敬以有禮就云恭而有禮蓋亦有致敬而無禮者若齊餽兼金一百而無如儲子得之平陸僅以幣交是恭敬之無禮也○禮貌就云禮文也○委曲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參淺說何以見去就之有三也如君子至其國其君接過之既內焉致敬而外焉有禮矣于君子有言也其君又將行之雖未見之設施而信用之心已決也君子之志在行道則就之雖禮貌未衰而其言已弗行也則君子之本心違矣則去之此以道為去就者也君子去就之一也析講迎之只是接遇之非出迎也致敬以心言有禮以文言○言將行其言此言行即道行也與未不同三言字俱屬君子之言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
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輩鴈而後去之

參淺說其遇之次者雖未必能行其言也但迎之致敬有禮
猶不失尊賢之意而我之就未為屈節辱身也則就之禮貌
衰不去則取辱矣則去之此以禮
身從其言為去就者也亦君子去就之一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

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

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

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
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
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參淺說其遇之下者則寓干人國而言之不行迎之無禮使

賢者朝不得食夕不得食至飢餓不能出門戶其困窮也甚
矣君聞之而悔過曰吾大者不能行其所欲行之道又不從
其因事納誨之言也且養之不繼徒使飢餓于吾土地欲去
而不得去是吾之恥也于是餽之粟以周之夫君之于民固
有周之之義况此文有悔過之言而吾窮困亦已極矣故亦
可受也夫受其所周是亦就也然其所受有節不過免死而
已矣不久終亦去也此以養為去就亦君子去就之
一也君子之去就各隨其時而已豈有心于難仕哉

析講受其餽即是就之免死而已矣即是去意彙解免死句
正意在不久即去上蓋本旨是言去就也所受有節又推言
君子之不苟受耳不重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
之心亦不輕總是守一道為去就而不失其仕之正也

舜發章全旨

通章見困之所以成之全要入以困自成而不以
困自阻首二節聖賢之亨于困第三節中人之成
于困四節國家之保于困末節總結其成敗之理見生全出
于憂患欲人于憂患中圖生全而不必冀倖乎安樂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胡氏云飢餓不能出門戶是
欲去而不能去者
引云行其道
不同行其道也
道者我吾行
以湯武之事
行湯武之事也
行湯武之事也
只是行其道
只是為他困事
如有所謂
手上文書持行其
言也言字不同故
即是行其道也
本文大者又
最分明

陳氏云舜發
也故舜發
五賢皆聖也故曰
說統云發者
有統拔由人
起由已
相之別

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

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參序孟子曰歷觀往昔聖賢大抵由因而亨者多也如舜為天子寔發跡于畎畝之中降而主佐若傅說為商良弼寔高宗舉之于版築之間膠鬲輔周興王寔文王舉之于魚鹽之中至于伯佐如管夷吾則齊桓舉之于士官之囚如孫叔敖則楚莊舉之于海濱之際如百里奚則秦穆舉之于市井之地夫是數聖賢者雖君相異位王伯異術要皆始于貧賤而終於顯榮者也
析講附錄薛方山人物考傅巖在北海之州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夢得聖人其名曰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得說于傅岩惟肖遂立為相
○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兩日以何日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日以至殷郊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期報其主矣令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孫叔敖一各薦獵艾薦賣之子令尹虞丘子薦于王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相楚期年莊王以伯叔敖妻不衣鳥馬不食粟叔敖病誠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可後因優孟請寢丘王與之四百邑其后祀十世不絕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之絕也拂亂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踈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

須從這裏過

參漢說凡此者皆天意也故天將降君相大任于是教人也必先置之窮困之地以苦其心志使內不得舒勞其筋骨使外不得息餓其體膚使飲食不充空乏其身使財用不足凡身之所行與心之所欲為者相拂亂而意願不遂天所以困乏如此其極者何哉正欲其窮則反本勞則能思有以鍊動其仁義禮智之心使不蔽于寡安堅忍其氣稟食色之性使不溺于參養而德于是乎益純矣閱歷世攻備嘗艱苦有以增益其所未能知未能行而才于是乎益周矣大任之能勝也夫豈無所自乎

析講大全輔氏曰竦動其心則心活不為欲所役堅忍其性則性定不為氣所動○曾益其所不能以才言二句全重所以字○上言聖賢由困而亨此則推其本于天之玉成也降大任是使之為君為相是人指舜說諸人說先字與將字相應所以字總承上五句說動心所謂懲艾深而性真見也忍性所謂磨勵久而嗜欲淡也此總是成其德增益未能所謂閱歷慣而智慮開故有以通達事理此總是成其才德與才皆聖賢所自具但德于是益純才于是益周未必不自困中

來耳動心是擴充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二是擴天理一是遏人欲○或謂動心忍性是曾益不能則遺失才一邊矣不可從○陳氏曰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苦之迹實如此若傳說以下諸人所以能當大任寔由于此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

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恆常也猶言太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專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墮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參漢說不特上智之人由處困以成其德而中人之性亦不率有過然後能改而遷于善焉何則益其不能謹于平日以免過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于心不得通衡于慮不得順然後能振作以自新焉不能燭于幾先以免過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于人慍怒之色發于人譏訕之聲然後能警醒以自

悔焉所謂恒過能改如此

析講恒過非常常有過言因過後改者恒多下正兩指其寔
○困衡者已知有過故曰作徵發者友知有過故曰喻○大
全新安陳氏曰作與喻即是改過之事○心慮屬已包聲屬人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衆淺說不特中人爲然而國亦有然者蓋人君所以能保其
國者爲其常有所儆于內外也苟入而在內無法家拂士之
規戒出而在外無敵國外患之警危吾見上下
溺于宴安君臣習于驕惰而國鮮有不亡者

析講大全蔡氏曰法家乃尊貴鯁直之臣拂士是輔弼左右
之士有親踈尊卑之辨外患與敵國有辨如楚有平臣在晉
子胥在吳皆外患也○異註出入只作
內外字看法家是太臣拂士是諍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
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泰序合而觀之然後知人之生全出于憂患而死亡多出
于安樂也是則處憂患者不忘砥礪而
處安樂者亦常懷憂患之心其可哉

析講此節雖是結上文然後知三字乃是自上文看出而發
明立言之旨全要得警悟人意○陳新安曰憂患未必便生
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結舜發三節安樂未
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志氣蒙有死亡之一

理結入則一節○死生二字活看猶言成敗也

教亦章全旨

此見曲成之法無窮術字見曲成之妙意術字從
心來首句虛下正見其術之多也不屑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

教誨之而已矣

說教云以即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聖人曲體君子
不教之教方有進益也 四唇脈云予字不必作孟子
引在疑直解家訓俱謂以不屑者教誨也看來以不屑者教誨意在
末句予初誤收家引

字皆云予字
爲緊對受教
但言以乃正欲
深心深自修自
不相負非是現
身說法如論語
無隱章吾與
而不于是其之
又云既對受教
予字作孟子
即此作教者
自說亦可

精言云則言下
一衍字可
見因教而教正
化在材
有少多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
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自泥者耳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參淺說孟子曰學者之質不同君子之教亦多術矣予于人
之有過或拒之而不屑之教誨也者雖曰我無所語而彼無
所聞也而我非忍而絕之寔將激而進之使之悔悟自新也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即存于不教其多術何如乎
析講按註其人若能感悟退自修省似落下一層蓋據我欲
其感悟便是教誨不必待彼能感悟而後為教誨也此節只
重教說不重受教者說○大全陳氏曰
如孔子之于孺悲孟子之于滕更皆是



孟子卷之十二

漢唐丙寅



